

文学研究

《皮裹脚故事集》的美国史诗性探析^{*}

黄春霞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库柏在他的代表作《皮裹腿故事集》中记录了北美殖民开拓时期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为后来的美国文学开辟了一个宽广的本土特色领域。从边疆的拓荒史、殖民斗争史和印第安人衰亡史这三个方面深入剖析了这一特定时期美国社会发展的史诗性画卷。

关键词:《皮裹腿故事集》;库柏;拓荒史;殖民斗争史;印第安人衰亡史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1)05-0079-04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厅项目资助项目(10C1247)

作者简介:黄春霞(1975-),女,湖南湘潭人,博士,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

《皮裹脚故事集》是美国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的代表小说集。该故事集包括五部长篇小说,按故事情节发展的顺序,分别是《杀鹿人》(1841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1826年)、《探路人》(1840年)、《拓荒者》(1823年)与《大草原》(1827年)。这一故事集以白人狩猎者纳蒂·邦波为中心,叙述了从北方五大湖,东部纽约州到西部草原六十年间美国社会发展早期所产生的复杂惊险的斗争和深刻的历史变化。库柏是美国作家中较早认识到必须摆脱美国文学对欧洲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传统的依赖,开拓出美国人自己的文学题材的作家;他的《皮裹脚故事集》是他力图要摆脱对欧洲文学依赖的一个明证。在这一五部曲里,他概括了北美殖民开拓时期的边疆拓荒史、殖民斗争史和印第安人衰落史,是一部体现美国早期社会历史发展的史诗。

一、边疆拓荒史

边疆在美国历史上一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这一概念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不断在发生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它指的是美国西部。1893年,

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他的论文《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中首次提出了后来在美国学界影响深远的“边疆学说”：“存在着一片自由土地,美国人的西进拓居以及这片土地的不断缩小,这就是美国的发展过程。”^{[1](P256)}特纳提出,美国的西进运动对美国社会的形成和历史的发展意义重大,美国的历史就是美国边疆不断西移的历史,它是美国从根本上摆脱欧洲传统形成美国风格和气派的真正原因。库柏以一个职业小说家的敏感把握了这一时代脉搏,在他的《皮裹腿故事集》将这一边疆拓荒史贯穿于五部曲的始终,从文学的角度佐证了特纳关于边疆在美国社会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

在《杀鹿人》中,库柏第一次给我们展现了早期边区山林居民生活的严酷环境和当时的风土人情。边疆最初是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随着土地的开垦,来了第一批白人,他们很快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对曾经帮助过他们的印第安人以怨报德。在《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和《探路者》中,库柏又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以怨报德的结果就是印第安人在这些争夺美洲殖民地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怎样一步步走到种族灭绝的地步。美国在早期边疆拓荒的过

^{*} 收稿日期:2011-07-16

程中,在文明与“野蛮”交接的时候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库柏在《拓荒者》中对这些矛盾予以真实的再现。拓荒的白人伐木拓荒,建立了他们的社会新秩序,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原始生态的破坏,他们制定的“文明”法律不可避免地伤害了他们的开路先锋,让“皮袜子”和他的印第安朋友无所适从。当坦普尔法官因为邦波在禁猎期间猎杀一头鹿对他实施“文明”的惩罚时,这让邦波感到在“文明”社会中已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被迫离开了居住多年的原始森林,再次向荒无人烟的大草原前进。库柏在《大草原》中为“皮袜子”安排了最后的归宿,“这时的邦波已经八十开外,正安详而肃穆地在文明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外的大自然中,静待着死神的来临。”^{[2](P6)}邦波为了他热爱的大自然和林中冒险生活与这些“文明者”进行了不屈的抗争,但他的抗争显然抵挡不住历史前进的车轮。当他神话般地终老于自己的印第安兄弟之中时,表明邦波所代表的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交锋终告结束,“伟大的自然法则的维护者‘皮袜子’的故事终于谢幕……文明终于降临到了大草原,邦波固守的最后一块领土也被文明的脚步侵袭了,所以他最终只能在辽阔无边的大草原中神话般地死去,从而完成了库柏对拓荒者故事的最后叙述。”^{[2](P6)}

库柏在《皮裹腿故事集》五部曲里形象而生动地再现了美国社会早期边疆西移过程中发生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库柏追忆了无穷尽的,不可避免的移民浪潮,不仅看到了收获,而且看到的损失。”^{[3](P81)}库柏以一个职业小说家的敏感看到美国社会发展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美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所伴随的阵痛。美国西进运动的第一阶段是从北美殖民地时期到南北战争结束。在这一时期,美国西部存在着广袤的土地和未开垦的原野,他们吸引着第一批穷苦的移民来此进行垦殖。独立战争之后,美国获得了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至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大片土地,为了促进移民开发,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来促进西进运动中的土地开发和农业发展。库柏的父亲是他所在故乡库柏镇的建立者,是《拓荒者》中坦普尔法官的原型,他对美国西进运动中第一次以农业为主的初步开发时期是非常熟悉的。因此,他在《皮裹腿故事集》中真实再现了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早期,美国西进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那些贫苦、乐观、开拓进取的美国移民在建立自己的安居地时所经历的种种矛盾、冲突、艰险和困惑。“移民的浪潮一波接着

一波,新的移民浪潮取代了前面的移民浪潮;白人取代了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只好向西撤退;‘文明’的中产阶级建立了学校、教堂和监狱,取代了下层阶级中为了个人利益而移民边境的人们;下层阶级进一步向西迁移,进而取代了先于他们到达的印第安人,这样,白人殖民主义者凭借现代生产力的力量一步步地侵吞着西部边疆,‘皮袜子’和印第安人自由狩猎的森林和原野,变成了他们杀戮印第安人的屠场。^{[2](P6-7)}库柏以他自己的亲身见闻在《皮裹腿故事集》中为我们谱写了一首美国早期西进运动的拓荒史诗。

二、殖民斗争史

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前有着很长时期的殖民地历史。当时它的大部分领地都是英属殖民地,但法国和西班牙等国不甘落后,在尽力争取更大范围殖民地。这造成了美国早期历史发展中贯穿的三大冲突:一是各殖民统治国为了自己殖民利益而产生的种种冲突;二是美洲早期移民与本土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三是美国人为获得独立与各殖民统治国之间的斗争。对于美国人来说,18世纪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充满激烈的斗争和风险,当时,欧洲各国尤其是英法两国为争夺这块肥沃土地上的巨大资源不断地发生战争。库柏在《皮裹腿故事》五部曲里集中体现了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期移民与印第安人之间以及各殖民统治国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

在《杀鹿人》中,年轻的山居狩猎者邦波与他的印第安朋友钦加哥首次出征,以他们经历的第一场战争为线索,描写了1740年到1745年当地土著白人赫利和哈特与印第安人之间以及印第安各部落之间的冲突。第一批移民到边疆的白人,最初印第安人曾经对他们给予热情的帮助,把他们定居山林的各种技能无私的传授给他们,然而人的贪得无厌,使得第一批为生活所迫而向边疆开进的移民,很快与他们的恩人为了生存的利益而产生冲突。另一方面,各殖民当局为了掠夺原本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在他们中间采用各种欺骗性政策,造成印第安各部落之间的仇视,导致了他们之间的灭绝人性的残杀。故事的结尾,哈特为了剥印第安人的头皮获得殖民当局的奖赏结果反使自己的头皮成为了印第安人获取奖赏的筹码,尽管邦波和钦加哥多次营救仍然无济于事,连心地善良的海蒂也成为了

这场战争的牺牲品。

库柏在《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和《探路人》中则以纽约州北部的荒野为背景,描写了英法两国之间为了争夺印第安人的土地而展开的殖民掠夺战。战争中,英法两国各自支持不同的印第安部落,让印第安各部落之间相互残杀,他们则坐收渔利。在《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的开篇,库柏就为我们介绍了这场战争的背景:“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冲突和流血的地方,在英法双方为争夺这片土地而发动战争的第三年,而这片土地是命中注定任何一方也保守不住的”。^{[4](P3)} 故事发生在英、法七年战争的第三年,为了免受渡山涉水发动战争的凶险,英、法两国各自扶持一方印第安部落来进行这场利益的角逐。这些原来过着自由自在狩猎生活的原始居民,在这场角逐中纷纷成了战争的牺牲品,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的酋长钦加哥的儿子恩卡斯在这场战争中为了援救白人姑娘科拉而最终殒命,故事在最后为他们举行的葬礼中凄惋结束。库柏在小说中说:“对这些发誓以自己的鲜血来满足报仇的欲望,或是支持远在欧洲的君主们那冷酷自私的政策的人们来说,目前似乎已经没有任何一座幽暗的森林,任何一处美丽冷僻的地方可以免遭他们的入侵了。”^{[4](P1)} 战争的侵袭,破坏了美丽的原始森林,也毁灭了印第安人的原始文明。美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以印第安人一步步向西撤退,甚至是种族灭绝为代价的血腥发家史。

作为美国文学的开拓者,库柏较早地意识到要摆脱欧洲文学传统对美国文学的影响,美国人必须学会叙写自己的历史,尽管这一历史还是那样短暂。在《皮裹腿故事》集中,“他通过记叙发生不久的历史事件,加上他特有的浪漫主义夸张,形象地再现了美国社会发展早期殖民地上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对美国发展过程中印第安人的悲惨处境作了如实描写,展示了北美殖民发展过程中所渗透着的殖民者的贪婪和残忍以及印第安人的沉痛结局。”^{[2](P9)}

三、印第安人的衰亡史

在新航路开辟之前,居住在美洲大陆本土的印第安人总人口大约是4000万左右,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印第安人的人口急剧下降,减少了90%~95%,有些地区的印第安人甚至灭绝,造成这一后果的直接原因之一便是欧洲人对美洲的入侵。

当时的欧洲殖民入侵者对把他们当神仙一样热情接待的印第安人采取种种欺骗政策挑动各部落之间的冲突,甚至间接或直接屠杀印第安人。库柏在《皮裹腿故事集》中真实地描写了印第安人在欧洲各殖民国的掠夺之下人口急剧减少,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最后甚至导致种族灭绝的悲惨境遇,并以一个小说家的敏感和良知对美国社会发展早期导致的恶果进行了反思。

库柏在《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中,借莫希干部落酋长钦加哥之口讲述了欧洲殖民者入侵前后他们迥然两别的境遇。“那时候,鹰眼(邦波的绰号),我们的部落团结一致,我们生活得很幸福,盐湖给我们鲜鱼,森林给我们麋鹿,天空给我们飞鸟,我们娶了老婆,而老婆又给我们生了孩子;我们礼拜大神;我们把麦柯亚人赶得远远的,使他们听不见我们的歌声!”^{[4](P28)} “那些荷兰人登陆后,把水火(酒)给了我,一直到他们喝得天地也分不清,而且还愚蠢地认为自己已经见到了大神哩。后来他们就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土地,一步步被赶离了可爱的河岸,最后落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作为一个首领和酋长,也只能从树缝里看到阳光,也一直不能去看一下自己的祖坟。”^{[4](P28-29)} 在白人殖民者入侵之前,这些印第安人过着多么单纯、乐观、富于诗意的生活,可这一切随着白人殖民者进入他们的领地而不复存在了,作为莫希干人的部落酋长,钦加哥甚至不能回去看看自己的祖坟。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白人殖民者对当地的印第安人采取种种措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先是采用宗教渗透的方法来强迫印第安人接受他们的宗教。这一措施无效之后,他们便对印第安人进行直接的暴力征服。“这些森林居民,对于试图让他们皈依基督教和急于从这片未开发的土地上攫取黄金与土地的白人,明显准备不足,他们长期以来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对这批攫夺者的所作所为毫无防备,等他们清醒过来,已为时过晚,他们已被这些文明的白人驱赶到西部无人的荒野和草原,这一过程延续了三百年之久。”^{[2](P10)}

当最后一个莫希干人钦加哥悲怆地为儿子恩卡斯举行葬礼时,库柏无比同情地说道:“在全部落的人来这儿集合的时间里,这个莫希干战士一直站在那儿,忧郁地默默凝视着儿子冷冷的、毫无知觉的脸,他的目光是这样凝聚不动,他的姿势是如此固定不变,要不是他那黝黑的脸上,不时还对那个静静地再也不会动的人流露出一丝难过的表情,在

一个陌生人看来,简直说不出,这两个中到底哪一个活着,哪一个死了。”^{[4](P420)}哀莫大于心死,随着勇敢无畏的恩卡斯死去,钦加哥作为印第安部落酋长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消逝了,莫希干族的命运不言而喻。后来库柏在《大草原》中为钦加哥安排了一个以酒买醉而死的结局,终于为莫希干族的最后一个唱完了一曲悲怆的挽歌。

钦加哥的死,喻示着在白人殖民主义的进程中,莫希干族的最后一个也成为了这一历史发展的殉葬品。莫希干族的命运就是美洲印第安人在北美开拓时期的一个缩影。白人殖民者在美洲的残酷掠夺,对印第安人犯下了种种罪行,他们不仅迫使印第安人充当他们开土拓疆的先锋队,还处心积虑地挑拨离间,唆使他们互相残杀,彼此仇视,而印第安人面对现代文明的攻城掠地,一步步向西撤退,受苦受难。一边是北美文明势无可挡的向前发展,一边却是印第安人的步步退却,印第安文明的萎缩和灭绝。库柏故乡库柏镇附近未开发的土地上还残存着部分印第安人,他少年时曾经听说过种种有关印第安人的传说,他很自然地把这些题材放进了自己的小说里。库柏对印第安人的处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他们的粗鲁与野蛮需要进行文明的驯化,另一方面他又对神秘的印第安文明怀有无法言说的想象,并把印第安人与大自然的亲密无间的生活看作文明生活的最高境界,所以他在小说中对印第安人在这场殖民利益的角逐中遭受的灭顶之灾发出了人道主义的呼声:“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罪恶和自私自利的世界上,如果把这个世界描绘成另一种样子也是不真实的。不过,对人性来说,幸而我们有时还可以看到那种纯洁的精神——人类就是仿照这种精神创造出来的——一星半点的闪光,它们缓和了这个世界的丑恶和缺点,减轻了——如果不能原宥的话——这个世界的罪

恶。”^{[5](P552)}“欧洲人来美洲大陆开拓他们的领地,创建他们的文明的同时,实际上在侵占着原来的本土居民印第安人的权利;库柏深刻意识到文明社会的发展是以印第安人的撤退,甚至种族灭绝为代价的。”^{[2](P9)}对印第安人面临的这种生存绝境,库柏毫不犹豫地在他的《皮裹腿故事集》中进行了真实的描绘,并表现出对这古老的印第安文明衰落的无比痛心。

库柏以一个美国文学拓荒者的乐观和激情,在他的《皮裹腿故事集》中为我们真实地描绘了美国社会发展早期的巨幅历史画卷。那一批批前赴后继涌向原始森林和无人荒野的坚定、勇敢的开拓者,那一场场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追踪与反追踪的战争,那一幕幕浸透着印第安人血和泪的残酷场景,让我们看到了美国社会发展的洪流中那种令人感叹的拓荒精神,那段令人无比痛心的殖民战争史和令人扼腕的印第安人衰落史。库柏以一个美国作家的良知,敏锐地意识到美国社会发展中充满着各种力量的合力,在这种合力的背后,我们看到了美国历史发展早期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梦”的诞生以及梦想破灭之后尾随而至的阵痛。

参考文献:

- [1] HENRY NASH SMITH. 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M]. 薛蕃康,费翰章,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 [2] 黄春霞. 皮袜子故事集的美国本土特色[D]. 湘潭: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06.
- [3] 美国国务院. 美国文学概况[M]. 杨俊峰,等,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 [4] 库柏. 最后一个莫希干人[M]. 宋兆霖,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
- [5] 库柏. 捕鹿将[M]. 白滨,译.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栗世来)

Analysis of American Ep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atherstocking Tales

HUANG Chun-xia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olleg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In his masterpiece *The Leatherstocking Tales*, James Fenimore Cooper recorded the complicated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n the northern American colonization, which exploited a broad field of native topic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history. This thesis has analyzed the epic picture of the U. S. frontier development, the history of colonial struggling and decline and fall of American Indians.

Key words: *Leatherstocking Tales*; James Fenimore Cooper; frontier development; colonial struggling; decline and fall of Indians